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三十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駰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目錄 盧文弨曰、太史公自序、即史記之目錄也、班固之敘傳、即漢書之目錄也、古書目錄、往往置於末、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皆然、吾以爲易之序卦傳、非即六十

四卦之目錄歟、史漢諸序、殆昉於此、俞樾曰、紀事之體、本於尚書、故太史公作自序一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表某書某世家某列傳、猶尚書之有序也、古人之文、其體裁必有所自、愚按史公百三十篇序、倣書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案天、火正黎以司地、

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爲陰、故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爲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楊雄譙周竝以爲然、案國語黎爲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爲是也、梁玉繩曰、此本楚語、然今本國語及經疏中所引、皆作火正、漢書遷傳同、自史公有北正之文、後儒如鄭康成、韋昭、臣瓚皆從之、隋天文志同、其實史曆書序仍唐虞之際、紹重黎

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

休甫其後也。

案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案重司天、而黎司地、

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爲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案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卽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爲己任、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正義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

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為司馬氏、

官字、與漢書合、楚語云、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重、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重黎之後、不忘舊者、

使復興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林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愚按此史公所據、又按楚語已以重黎為二族、又以休

父為重黎後、語欠分明、索隱非之、綦是、而司馬氏之出於休父則無疑也、譜牒多類此者、何止史公敘傳、何焯曰、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毛傳、尹氏掌命卿氏、程伯林父始

命為大司馬、正當宣王之時、已失典司、天地之守、故僅以時王所命之官、別為司馬氏也、**司馬氏世典周史。**

案司馬夏官卿、不

掌國史、自是先代兼為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不知何據、

何據、中井積德曰、嘗有為司馬者、因氏焉、其後世不必司馬、索隱仍以夏官解、何哉、又曰、宣王之時、失職、後更復之也、

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

集解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積叔帶之難、故司

馬氏**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案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

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

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在同州韓城縣南、

二十二里、是時屬晉、

自司馬氏

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集解徐廣曰、名喜也。**考證**中山策云、司馬喜三相中山。

在趙者、以傳劍論顯。

集解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

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案**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服虔云、代善劍也。按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云、傳作搏、言手搏、論而釋之、所以知名也。**正義**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及

蒯聵其後也。

正義蒯聵、五怪反、如淳云、刺客傳之蒯聵

也。**考證**沈欽韓曰、淮南主術訓、握術劍鋒以離、北宮司馬蒯聵不使應敵、非刺客傳中人也。張文虎曰、刺客傳、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疑蓋聶即蒯聵之誤。榆次本趙地、蓋傳寫錯亂、如淳魏時人、或尙見史記舊文、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

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集解蘇林曰、守郡守也。**正義**中井積德曰、已拔之、留而鎮之、不必郡守。

錯孫靳、事

武安君白起。

集解徐廣曰、靳、一作靳、**案**錯孫靳、上音七、各反、下音紀、釁反、漢書作靳。

而少梁更名曰夏

陽。

考證沈欽韓曰、秦紀惠文王十二年、更名少梁、曰夏陽、張儀傳、說魏王入上郡、少梁以謝秦、是入秦即名夏陽。上句云、事武安君白起、則爲昭襄王時、此語殊乖次第、

王先謙曰、少梁更名、尙在惠文後九年錯拔之前、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此文補述之也。愚按、夏陽、史公先塋之地、故詳之。

集解文穎曰趙孝成時考楓本阮作拔

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集解**下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按三秦記其地後改爲

李里者也葬於華池。

集解晉灼曰地名在鄠縣集解晉灼云在鄠縣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正義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

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

斬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考**漢書

主作王恐非

蒯瞶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

集解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

君案晉譙國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瞶生昭豫昭豫生憲憲生卬也案漢書武臣號武信君

諸侯之相王王卬於

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

集解漢書云項羽封印爲殷王

昌生

無澤無澤爲漢市長。

集解漢書作毋澤王先謙曰百官表長安四市有四長書作毋澤

無澤

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集解蘇林曰長安北門也案瓚曰長安城無高門案蘇說非也案遷碑在夏

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城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

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

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案**茂陵書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則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稱太史公，皆遷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注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案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圖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爲在丞相上耳。**正義**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案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爲長，乃書談及遷爲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瓚及韋昭桓譚之說皆非也。以桓譚之說，釋在武本紀也。**案**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有此言耶？吳仁傑曰：韋昭云：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外孫楊惲所稱，志林以爲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至漢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案遷報任少卿書亦以太史公自稱，則非官屬與外孫尊之矣。李慈銘曰：太史公自是當時官府通稱，非官名，亦非尊加，如後世之稱太史氏，非有此官名也。流俗相沿，如晉之中令，稱令君，唐之御史稱端公，不必以其尊官也。衛宏說不過因公字而附會之，朱一新曰：衛宏所說謂位在丞相上者，蓋謂朝會之位，以其國史所關，使之密邇至尊，以便記注，非以其爵秩亦非必以尊寵也。百官志太史令六百石，而漢舊儀言太史公秩二千石，此則或談任職時增其秩以示寵，或官秩尊卑隨時升降，或記者偶失其實，闕疑可矣。愚按說又見五帝本紀。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正義天官書云：星則唐都也。**案**王鳴盛曰：自談爲太史公一段，叙其父談事。

凡六稱太史公皆指談也

受易於楊何

何字叔元，菑川人，見儒林傳也。

習道論於黃

子。

曰黃生好黃老之術。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

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

李笠曰：師悖者，謂以悖為師也。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

張晏

曰：謂易繫辭文也。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也。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

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

傳習省察，或有不省者耳。顏師古曰：直，但也。郭嵩燾曰：言六家同務為治，而所施異宜，不相為用，務此則忽彼，故曰有省有不省。

嘗竊觀陰陽

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

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

葉也。案漢書作大祥，言我觀陰陽之術大祥，而今此作祥，於義為疏也。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拘而多畏，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

讀為祥，衆多也。漢書無所字，與下文合。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陰陽二十一

家三百六十九篇、李楨曰、褚補史記曰、者傳言孝武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曰、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家為主、人取諸五行者也、据此知忌諱拘畏、西漢時已如是、然其序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中井

積德曰、當時儒者多趙綰王臧之倫、治國以明堂辟雍爲首務、其他莫非制度文飾、訓詁名物、不知儒術爲何物、宜乎毀之曰寡要少功也。然其序君

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談亦依孟子、墨者儉

而難遵。其術也、是以其事不可徧

循。循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漢傳矣、作也、藝文志、法家者

曰、先王以明罰飾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義、專任刑法、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名家使人儉

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案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必也正

名乎案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考證慶長本標記引劉伯莊云儉當作檢謂拘檢人中井積德曰拘於名而離於情故曰失其真也愚按儉檢通用下文所謂苛察是也失真合同異離堅白使人失真下文所謂繳繞是也又按索隱前案依藝文志文志又云名七家三十六篇

道家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

考證瞻音市豔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

其為術也因陰

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

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

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

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

集解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

考證老子二十九章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絀聰明

考證如淳云不尚賢絕聖棄智也

釋此而任術

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

聞也

考證老子五十九章治人事天莫若嗇長生久視之道七章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以上略敍六家歸重道德以為下論地漢書騷動作

蚤衰義殊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

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張晏曰：八位，

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

形論

楓本，令下有曰字，與漢書合。

夫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

大順，不可失也。

形論以上陰陽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

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

形論

六藝，謂五禮、六樂、五射、御、六書、九數也。

形論

六藝，六經也。晏子春

非儒篇云：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是史談所本。當年，猶言當生當身。列子楊朱篇且趣當生，奚遑死後，當身之事，或聞或見，孫氏墨子閒詁以爲丁壯之義，恐非。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形論

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

案自

之文故稱曰以考證此依韓子以舉墨者之說也

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正義屋蓋曰茨以茅覆屋

采椽不

刮

正義韋昭云采椽櫟棖也正義採取為椽不刮削也考證刮漢書作斲始皇紀作刮注云一作斲言質素也韓非子亦作斲

食土簋

集解徐廣曰一作壻駟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

啜土刑

正義顏云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

糲梁

之食

集解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瓚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刺韋昭曰糲礪也梁粟也梁粟也謂

食脫粟之糲飯也考證王念孫曰梁當作粢粢與糲皆食之粗者李斯傳堯之有天下也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堯之王天下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淮南精神訓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皆其證也藜藿之羹正義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

鹿裘

考證韓非五蠹篇文以上用

其送死桐棺三寸

正義以桐木為棺厚三寸也

舉音不盡

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

別也

考證漢書法作共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

夫世異時移事業不

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

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上墨家以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

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

案禮親親父爲首尊，尊君爲首也。漢書一

作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

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上法家以

名家

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

曰繳音近叫

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苛察，上文所謂儉。繳繞，使善失其真。漢書而作時。

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參錯交互，明知事情。

子無厚篇循名責實，君之事也。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

清淨也。無不爲者，守

生育萬物也。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四十八章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

其實易行。

分故易行也。

其辭難知。

妙故難知也。

其術

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

任自然也、老子十一章、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慎子因循篇云、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矣、揚雄云、慎子本黃老歸刑名、無成執、無

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

漢書作不爲物先後、蓋脫文、

有法無法、因時爲業。

法爲業、

謙曰、法度與時物爲變通、神而明之、有度無度、因物與合。

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

後漢書馮衍傳下引作與物趨舍、愚按、因物與合、與因時爲業相對成文、業合韻、史文爲長、

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故曰、聖人不朽、至因者、君之綱、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

順時也、王念孫曰、史記原文蓋亦作巧、今文作朽者、後人以巧與守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巧者古讀若糗、正與守爲韻、愚按、索隱引鬼谷子、今本無之、虛者、道

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

羣臣並至、使

各自明也。

綱明韻、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

之歎。

也。故申子云，歎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

端，音款。漢書作款，款，空也。故申子云，歎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

歎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

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

天下，復反無名。

混，胡本反。混混者，元氣神者之貌也。

凡人所生者神也。

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

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

也。形者生之具也。

者神也。枝體者形也。

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

中井積德曰：司馬談喜道家者，故著六家指要而主張道家也。遷

直述其言於自序，冀其不朽也。其實遷之學，未必同於父也。王鳴盛曰：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指，其意以五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竝致其不滿之詞，而獨推崇老氏道德，謂其能兼有五家之長而去其所短，且又特舉道家之指約易操，事少功多，與儒之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兩兩相校，以明孔不如老，此談之學也。而遷意則尊儒，父子異尚，猶

劉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觀下文稱引董仲舒之言隱隱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見又曰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如文景宮闈如寶太后宗室如劉德將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處士如蓋公鄧章王生黃子楊王孫安丘望之等皆宗之東方朔戒子以首陽爲拙柱下爲工是亦宗黃老而遷獨不然漢書司馬遷傳贊謂遷謂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此本班彪之言見後漢本傳而固述之桓譚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曰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班彪桓譚皆誤以談之言卽遷之意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見篇後漢張衡傳晉書干寶傳文選載其報任安書亦著司馬子長魏收魏書附收上書

啓亦稱之班氏豈有所不知而竟不著於本傳蓋史例雖至班氏而定每人篇論衡變動而遷傳則用自序元文例不盡一故漏其字愚按子長之稱又見法言君子篇論衡變動

須頌二篇漢紀後漢書潘岳西征賦說詳梁氏志疑

遷生龍門禹所鑿龍門也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駟案蘇林曰

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卽

耕牧河山

之陽也案在龍門山之北山之南

年十歲則誦古文案遷及事伏生是

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古文也古文者近是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云周道廢秦撥去古文五帝紀贊不離古文者

讀之、許慎說文序、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皆同、周壽昌曰、遷生於景帝後元年、距鼂錯之死十一年、錯孝文時受書、伏生、生已九十餘、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及事、伏生、生不已百四十餘耶、伏生不聞有此大年、揆之情事亦不合、史公從安國問故、索隱蓋誤以孔爲伏、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

諸侯計功、改曰會稽、上有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釜、禹會

委山、卽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

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填、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

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臥、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

夷、倉水使者、卻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岩岩之下、三

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脈、 **闕九疑、**

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卽此穴也、 **浮於沅、湘、**

沅水出朗州、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 **北涉汶、泗、**

出兗州、東北、 **歷魯、**

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卽因鄒、薛、彭

城、過梁、楚以歸。

集解

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鄒，音皮，鄒縣，薛三縣屬魯。

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邾國也。音皮。鄒縣名，嶧山名，嶧山在鄒縣北二十里。

里，地近曲阜，於此行鄉射之禮。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漢末陳蕃子逸為魯相，改音皮。田褒魯記曰：靈帝末，汝南陳子旂為魯相，陳蕃子也。國人為諱而改焉。於

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

公畱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集解

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正義

與音預，畱從事，猶言佐史也。

故發憤且卒。

正義

且卒，言欲將死。中井積德曰：按封禪書，武帝初，與諸儒議封事，命草其儀，及且封，盡罷諸

儒不用，談之滯周南，以罷不用之故也。非疾，又曰：封禪出乎術士之妄，豈儒者所可言哉？談罷，可謂幸矣，乃發憤至死，何惑之甚，雖遷亦未知封禪之為非也，是漢儒之通病矣。梁

玉繩志疑引咫聞錄云：太史談且死，以不及與封禪為恨，相如且死，遣封禪書以勸，當時不獨世主有侈心，士大夫皆有以啓之。

而子遷適使反，

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

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孝經首章之文夫天下稱誦周公、

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

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漢書稱下無誦字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

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

四百有餘歲。

集解

駢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

年。考證百下有字，各本脫，依楓本凌引一本補。漢書亦有梁玉繩

曰：獲麟至元封元年，凡三百七十二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

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

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考證漢書死義之士作義士之下無史字。

遷俯首流涕曰。小子

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考證先人、猶言父祖、司馬氏世爲史官、故云、非斥談。

卒

三歲、而遷爲太史令。

考證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考證周壽昌曰、談卒於元

封元年、錢大昕曰、令當作公。

紉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集解徐廣曰、紉、音抽、集解如淳云、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徐

廣音抽、小顏云、紉、謂綴集之也、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考證李慈銘曰、紉、卽籀字、亦作抽、詩、鄘風、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說文、籀、讀書也、方言、抽、讀也、故亦曰紉、釋、言讀

而尋繹之也。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集解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案遷年四

十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集解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集解駟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集解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

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考證漢書紀作記、何焯曰、天歷始改、謂自此初用夏正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集解先人、

謂先代賢人也。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王鳴盛曰：自太史公曰先人有言以下，既述父談之言，又與上大夫壺遂相往復，又自述遭李陵之禍作史記事，凡四稱太史公，皆自謂。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

百歲。

按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按太史公略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爲淳氣

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瞬息？是以上皇相次，或有萬齡爲閒，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乎？具述作者，蓋記注之志耳。豈聖人之倫哉？案孔子卒五百歲者，欲取孟子以應一聖符也。不言文王而言周公者，孔子是述作設教之聖，故方於己。上文云：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載，中井積德曰：孔子卒至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五年，而云五百歲，牽合誇張之言耳。王鳴盛曰：此言雖夸，而其尊慕孔子，則可以解先黃老後六經之疑矣。崔適曰：云五百歲者，此以祖述之意相比，所謂斷章取義，不必以實數求也。由今觀之，有孔子，而堯舜藉以祖述，文武藉以憲章，有太史公，而孔子列於世家，儒林表其經業，是孔子後不可無太史公，猶周公後不可無孔子也。下文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等語，惟以述作相比耳。豈謂比其聖德哉？索隱謂揚雄、孫盛深所不然，以爲述作者記注之志耳。豈聖人之倫，非通論也。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讓，漢書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己當述先人之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也。

明世作紹而明之、索隱嫌當作謙、讓、退讓之讓、

上大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

案遂爲詹事、秩二千石、故爲上大夫也、
夫董仲舒、封禪書敍新垣平云、于是貴平上大夫、萬石君傳、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倭幸

傳、鄧通官至上大夫、韓嫣官至上大夫、似漢時本有上大夫之官、又封禪書拜公孫卿爲中大夫、愚按韓長孺傳云、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

天下名士、又云、余與壺遂定律歷、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曰。余聞董生

曰。服虔曰、仲舒也、
字、周壽昌曰、生、先生也、遷自居後學、故稱先生、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

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案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漢書、無天子退三字、李笠曰、三字衍、孔子作

春秋、所以扶君抑臣、明上下之分、故曰達王事也、貶天子、非其義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案孔子之言、

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案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筆削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之誡者也。**春秋**繁露俞序篇仲尼之作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吳翌鳳曰趙岐注孟子曰仲尼有云我欲託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取之太史公自序而太史公又取之春秋繁露中井積德曰孔子言別立言說道理不如就時事褒貶之道理著明也又曰董生之言蓋止于此。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

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公羊傳**曰善善及其子孫惡惡止其身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

五行故長於變。**顏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爲長也中井積德曰易不陳五行今云然者豈出於緯書之謬邪馮班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以下方是子長言六經與史談父子意不同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經**作綱漢書記先王

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秋繁露**玉

杯篇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是故禮
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愚按與史文相似而意頗異

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

義。道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

數千。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

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謂之誤。案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此云文成

數萬字誤也。裴駰以遷述仲舒所論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故云數萬又非也。小顏云史

遷豈以公羊傳為春秋乎。又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也。王觀國

曰今世所傳春秋萬六千五百餘字張晏云萬八千非張文虎曰說文數計也徐音爽主

切蓋云文以萬計指以千計沈欽韓曰案公羊春秋為董生所習合經與師說故文有數

萬又其條例舛雜猥瑣如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目故云其指數千中井

積德曰數萬者謂多也此元矢口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郭嵩燾曰

之語初不用算計故有不合也。散聚謂會盟侵伐散見諸國合而聚之其事皆可觀而其義皆可尋下云弑君亡國舉其重者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

國五十一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

案弑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也。春秋繁露滅國篇上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蘇興繁

露義證云舊本三十六誤作三十一弑君上疑奪春秋二字滅國篇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漢書楚元王傳引劉向封事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皆與史文同蓋史公依董生而劉向襲之也楚元王傳顏注一一舉其名梁玉繩駁之云通經傳而數之弑君者三十七亡國止四十

一顏強合其數說見志疑

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

釐一云繆以千里駟案今易

無此語易緯有之釐里韻大戴禮禮察篇禮記經解篇竝云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阮元云今在易緯通卦驗

故曰臣弑君子

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師古曰漢書無曰字也字顏

故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

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覺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

可不學春秋史公所本

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

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正義其心實善爲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

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史文爲長、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賊、而不敢辭其罪也、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事詳見宣二年左傳、宣六年公羊傳、春秋繁露玉杯篇、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也、一云、違犯禮義、

文虎曰、夫字南宋中統游毛本有、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

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

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誼陳政治疏云、夫禮

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大戴禮禮察篇同、蓋古有此語、而史公用之也、壺遂曰。孔子

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

一王之法。

史記儒林傳云、仲尼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春秋繁露玉杯篇云、孔子立新法之道、其義竝同、史公既奉公羊說、故壹遂亦

依公羊說、以問之、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

宜。

考證 岡白駒 曰、一王有法、

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

然。

集解 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

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

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

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

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集解 加淳 曰、受天命清

和之氣、正義 於音鳥、顏云、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

澤流罔極、

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集解 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

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
重譯更譯其言也罔無也極止也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

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

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漢書能下有矣字用下有也字

且余嘗掌其官、

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

言、罪莫大焉。

漢書無世家二字

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

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論語述而篇述而不作

於是論次其文七

年。

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
漢書七年作十年翟鴻禮曰乾道本漢書作七年

而太史公

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

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
李陵降在天漢二年冬豈史公受刑以三年春歟
梁

王繩曰七年者自太初之元至天漢三年也觀報任安書史公征和中尙存其史成于天漢而實以太初為限漢書遷傳贊史訖天漢張守節正義序吳仁傑刊誤補遺從之殊失攷史公高祖功臣表序云至太初此傳云漢興至太初百年又云至太初而訖他若荀紀後書班彪傳及史通六家篇古今正史篇皆云訖太初即漢書敘傳亦云太初以後闕而

不錄則遷傳贊辭明屬妄談蓋誤以李陵之降爲斷復見諸處後人增加之語遂認史不終太初矣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

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髮膚不敢毀傷退而深惟曰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案謂其意隱微而言約也

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詩書通舉諸書之意下文所列皆是唯尙書於隱約無所當是以意逆之可也

不當泥文作解愚按下文昔西伯拘羑里一徐廣曰段班史以其與答任安書複刪之大失情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羑里在湯陰孔子厄陳蔡作春秋梁玉繩曰春秋之作史公于孔子世家儒

孔叢子居衛篇爲子思之言曰祖君屈于陳蔡作春秋史通探頤篇從之謂屈原放

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崔述曰史記自序云左丘失明厥

一人所撰東漢之儒遂題之曰春秋外傳余按左傳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實錄而國語荒唐誣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傳紀事簡潔措詞亦多體要而國語文詞支蔓冗弱無骨斷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且國語周魯多平行晉楚多尖穎吳越多恣放卽國語亦非一人之所爲也蓋左傳一書采之各國之史師春一篇其明驗也國語則後人取古人之事而

擬之爲文者、是以事少而詞多、左傳一言可畢者、國語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國語、語也者、則別於紀事而爲言者也、黑白迴殊、雲泥遠隔、而世以爲一人所爲、亦已異矣、又按史記自序、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姜里之說互異、然則此言亦未可信也、且列左在於陳蔡、離騷兵法呂覽說難之作、皆與本傳之說互異、然則此言亦未可信也、且列左丘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尙未知其意果以爲作傳之左丘明否、不得強指爲一人也、梁玉繩曰、左傳哀十三年疏、引傳玄云、國語非丘明作、當是因學紀聞六、引劉炫說、同、孫子臙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

正義 呂覽、卽呂氏春秋也、張文虎曰、案列傳、呂覽之作、在不韋相秦時、說難孤憤、亦韓非未入秦時所作、

詩三百篇、大抵

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本、無篇字、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

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

集解

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

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爲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尙矣、然尙書載堯以來、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述黃帝爲本紀之首、而以尙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

傳後定、其曰至太初而訖者、史作始于太初、而成于天漢、其歿在征和間、一部史記、惟自序

者明未遭禍以前已爲史記至是乃成也若所稱麟止者取春秋絕筆獲麟之意也武帝因獲白麟改號元狩下及太初四年凡廿二歲再及太始二年凡廿八歲後三歲而爲征和之元太始二年更黃金爲麟趾褭蹄蓋追紀前瑞焉而史公借以終其史假設之辭耳愚按梁說略是但以史公歿在征和間特無確證當作至征和尙存又接近時崔適著史記探源解麟止爲獲麟云元狩元年冬十月以後紀事皆後人所竄入而高祖功臣表序至太初百年此傳漢興至太初百年等語終不可解故今不取

白黃帝

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

集解徐廣曰四聖顓頊帝嚳堯舜

唐堯遜位虞舜不台

集解台音怡悅也或音胎非也

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

帝本紀第一

表有名則傳
帝地序度位台載韻

維禹之功九州

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

二

際裔驕條韻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

契音薛也

太甲居桐德盛

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湏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

三

桐衡宗享韻

維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

昏亂既喪。鄧錡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伯野下韻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

案豪即嶠之異音。穆公封

嶠山軍旅之尸。

以人為殉。詩歌黃鳥。

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國人哀之。作黃鳥之三詩。

也。

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業帝下疑脫一句。崔適曰。禹旅為韻。無與鳥字為韻者。下文惟云。昭襄業帝。語不

可解。脫誤明矣。自此以下至列傳第六十九。或失韻。或不可句讀。無從校訂。間有完密者。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

鐻。

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鍾鐻也。下音巨。鐻。鐘也。

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

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革力韻。

秦失其道。

豪桀竝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

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

羽項羽也。張文虎曰。中統游本吳校金板。慶作卿。

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

本紀第七。

接立懷非韻。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

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唐德

漢秦帝寧韻

惠之早實。諸呂不台。

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憚也。不為百姓所說。案一

音怡。此贊本韻。則怡憚為是。上云。虞舜不台。索隱亦讀台為怡。

崇彊祿產。諸侯謀之。

念孫曰。諸

侯謀之。本作諸侯之謀之。是也。言呂后崇彊祿產。而謀劉氏。故下文即云。殺隱幽友也。謀字。古讀若媒。正與台疑為韻。且呂后稱制之時。諸侯未敢謀之也。

殺隱

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徐廣曰。趙

友。案洞。是洞達為義。言所共疑也。中井積德曰。洞。恫通。王引之曰。恫疑。恐懼也。呂后殺隱王幽王。而大臣皆恐也。梁玉繩曰。案太字衍。漢書遷傳。是呂后。蓋太后乃

一時臣下之稱。不曰高后者。不與其為高帝之后也。愚按史本紀亦無太字。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

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

本紀第十。

心梁宗韻明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

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

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陽曲岡白駒曰、譜牒經略、案譜牒所載之經略也、愚按微紀衰意、韻

春秋之

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

第四。

陽曲張文虎曰、南宋毛本作嬗、它本作擅、中井積德曰、表作嬗、梁玉繩曰、案擅與嬗同、荀子正論、凡禪讓皆作擅字、岡白駒曰、三禪、謂陳涉項氏漢高祖也、愚

按楓三本、繁作煩、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

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

集解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敝義依霍庶幾云已案踵謂繼也以字當

作已世當作也竝誤耳云已也皆語助之辭也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

考證張文虎曰集解敝義二句見漢書序傳天字衍序下脫傳字又曰正義相不能之相疑衍

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

五。

考證梁玉繩曰案遷傳無興已來三字是也此後人所增而索隱本侯下有王字凡兩見并引應劭曰雖名為王其實如古諸侯各本脫之史文必云漢諸侯王年表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

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考證王念孫曰文選注引此維高祖作維祖應劭漢文帝紀曰始

取天下者高祖故唯言祖而其義已明無庸加高字下文述荆燕世家云維祖師旅劉賈是與又其一證也愚按功肱穆國韻

惠景之間維申

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

考證梁玉繩曰此表不曰功臣者蒙前表省之也

遷傳作惠景閒功臣年表非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

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考證楓三本列作烈越列韻

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

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執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陽李笠曰、封字當在邑下、與上句韻、梁玉繩曰、王子上無建元以來四字、承前表省之、

國有賢相良

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

陽孝經、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

來久矣。

陽詩三百篇既采鄭衛、

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

陽徐廣曰、樂者所以威和人情、人情

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

比樂書以述來古。

陽案來古、即古來也、言比樂書以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

陽王念孫曰、來古、即往古也、

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非德不昌。

陽案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

強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聲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

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

以崩，可不慎歟。

案：黃帝有阪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

司馬法所從來

尚矣。

案：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乎。

太公

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案：廣曰：王子徐

甫，成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翺忽。

案：翺忽者，總文之微也。翺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絲忽也。言律歷相字耳。正：翺，匹遙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歷相

治之閒，不容此微細之物也。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方苞曰：神化之幽潛為陰，形象之顯見為陽，律存天地微

妙之神，而能感神人，格鳥獸，知吉凶勝負，故曰：居陰而治陽，歷用象數之顯，以推步日月星辰之行，四時五氣之變，故曰：居陽而治陰，更相治，即治陰治陽也。律失之忽微，則氣不

應，歷失之忽微，則度必忒，故曰：間不容翺忽，中井積德曰：翺，即秒也，不必改字。又曰：翺忽，是算數之至少者，此舉算數之微細為言，猶言毫釐也，非指微細之物。

五家

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案：佛，徐廣曰：論一作綱，反。

佛亦悖也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
之歷其文相戾乖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為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
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

義為是星氣之書多雜禡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

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

符罕用。曰一云荅應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

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

作河渠書第七。或宜通之或堤防之維幣之行以通農商。維幣

之行上獎音幣帛之幣錢也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

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巧濫惡也爭於機利謂機巧之利也玩謂替也

玩作玩與索隱本合王念孫曰其極則玩巧句兼并茲殖句爭於機利句貨殖傳曰其民益玩好而事末也愚按茲讀為滋太伯避歷江蠻

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

胥鷗夷。信嚆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歷適

跡越滅韻申呂肖矣。尙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徐廣曰。肖音肖。肖猶衰微。

案徐廣注肖音肖。肖猶衰微。其音訓不可知從出也。今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申呂雖衰也。正義肖音肖。呂尙之祖。封於申。申呂後肖微。故尙父微賤也。正義風三

本。側作則。顧炎武曰。肖卽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愚按。楓三本。肖作省。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

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也。案繆繆謂繆繆也。音亡又反。又謂太公繆繆爲權謀於幽昧。不明著。謂太公之陰謀也。正義繆繆音武彪反。言呂

尙。綱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爰饗營丘。案番番音婆。毛萇云。番番威勇武貌也。案黃髮言老人

髮白而更黃也。正義中井積德曰。番番與幡同。白貌。岡白駒曰。爰饗營丘。封於齊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

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闕一云監。解一作遷。正義謂田恆與闕止爭寵。弑

簡公。專齊政。而姜姓滅亡也。解讀如瓦解之解。微師。幽丘。盟昌彰亡韻。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父尙父。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

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王周際哉韻，違綏和。三桓爭彊，魯乃不

昌。彊昌韻。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與周公代武王死者異，索隱

本，周公上有魯字，與世家及漢書合。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

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

成禍亂。謂王噲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梁玉繩曰：禪位致亂者，是王噲，非易王也，易字必噲之誤。嘉甘棠之詩，

作燕世家第四。漢書燕下有召公二字。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

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處也。

大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大任十子，周以宗彊。王管蔡霍魯衛毛聃曹是也。

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之子蔡仲也。王後不絕，

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

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後至周得封皆爲楚所滅

而田氏以陳後篡齊絕說烈。祀杞起哉韻楓三本享作顧。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

牧作收周紀亦云收殷餘

民各本作牧。

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

公也。

傾索隱本作頃。愚按頃侯惠公朔五世之祖事不相涉。索隱誤。頃危也。言朔讒殺太子而衛亂也。

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

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

名生寧名彊亡韻。

嘉彼

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家梁玉繩曰。索隱本世家漢書作衛康叔世。

嗟箕子

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

傷於泓。君子孰稱。

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

不過此也。

景公謙德。焚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

云。偃宋剔成君生

偃。剔成君也。疑剔成乃王偃之譌。乎奴。死子。泓稱行亡。韻。

嘉微子問太師。作宋

世家第八。漢書作宋微子世家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

滅武公。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驪姬之愛、亂者

五世。愛世韻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

六卿智伯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索隱本作晉

當書唐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家云、殷末世

滅彭祖氏、其後中微、其苗裔曰粥熊、從此世次可牒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

楚莊王都陳、余有丁曰、按楚莊克陳、以申叔之諫而復之、故曰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

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業接牒、繹嘉莊王之

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

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句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為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張文虎曰、賓、當讀為接、岡白駒曰、封遠避地、如棄之、故曰賓、

文身斷髮、黿黿與處。

黿黿，元龜二音。

既守封禺、奉禹之祀。

廣曰：封禺，徐

山在武康縣南。

句踐困彼、乃用種蠡。

海祀蠡，韻。

嘉句踐夷蠻、能脩其

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漢書作越世家。

桓

公之東、太史是庸。

桓公問太史而從其言。

及侵周禾、王人是議。

祭仲要盟、鄭久不昌。

本要作屢。

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

鄭納於韓。

按東庸禾議盟昌仁賢韓韻。

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

十二。維驥騮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

衰、楚為反、獻、晉獻公。

衰、趙衰、夙子。

佐文尊王、卒為晉輔。

晉文公。

襄子困辱、乃禽智伯。

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

緒輔、辱伯縛爵斥、韻。

嘉

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

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

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陽諡 岡白駒曰：秦虜魏王假，為廝養卒，愚按六之字，語助。嘉

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陽諡 楓本 嘉下有魏字。韓厥陰德，趙

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中子庸之。疑非不信，

秦人襲之。陽諡 申子，申不害，非韓非，與宗庸襲韻。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

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

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

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陽諡 索隱本：作田敬叔世家，漢書作田完，世家，梁玉繩曰：史記篇題，未有名諡兼書者。

此必後人妄增，滑稽傳曰：語在田完世家中，尤可證已。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

追脩經術，以達王道。陽諡 楓本：追作退。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

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

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強、

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楓本、

難作亂、作述族韻、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駒曰、三代已

來、無以匹夫起兵者、自陳涉創之、太史公成皋之臺、薄氏始基。駒曰、漢王坐

成皋臺、兩美人笑薄姬、漢王憐之、召幸、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負貴、王氏乃遂。

正義本、負、恃也、陽、陰、正義本、負、錢大昕曰、負與負同、恃也、武安侯傳贊、武陳后

太驕、卒尊子夫。陽、陰、陳皇后以太驕廢、子夫代為皇后、嘉夫德若斯、作外戚

世家第十九。漢既誦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

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

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井積德曰：為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中

言此不得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

旅，高祖興兵也。維祖師

為布所襲，喪其荊

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

劉澤，激呂后封琅邪王。

忱午信齊，往而

不歸。

齊王使祝午，忱琅邪王留齊不還。

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

燕。

與吳邪齊歸，關文燕韻。

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荊燕

世家第二十一。

漢書作荆燕王世家，梁玉繩曰：此脫王字。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

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

之內淫，禍成主父。

父偃發其事，愚按：寡土呂許父韻。

嘉肥股肱，作齊

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

山西。

謂華山之西也。顧炎武曰：古之所謂山西，即今關中。史記太史公自序：蕭何填撫山西，方言：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解曰：六國惟秦在山西。

王應麟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正義以爲華山西、非也、推計踵兵、給糧

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

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

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老子自伐、故有功、不自矜、

故長、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

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孫子虛實篇、形兵之極、至於

無形、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形篇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老子下經、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六奇旣用、諸侯

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

世家第二十六。

德曰、此多不押韻、不曉其意、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

吳松反、

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戾齊。

趙而出委以梁。正義以梁付吳楚也、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

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本、屏作蔽、負愛矜功、幾獲于禍。

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

和。本、洽作協、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

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

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

第一。義死之韻、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

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執理。

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

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

同符。

陽論王念孫曰、上文在趙者以傳、劍論顯集解、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史記原文如此、今本錯誤、信仁爲一類、廉勇爲一類、劍

論與兵書對文、言非信仁廉勇之人、不能傳此二術也、愚按楓三本、無劍字、亦通、孫吳傳、未嘗及劍論、

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

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

尙旣匡父、伍員奔吳。

陽論匡救也、

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

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

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

列傳第九。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

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

陽論曰、攘一作襄、

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

陽論曰、苞一作施、

使諸侯

斂手而事秦者、魏丹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

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

率帥也。

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

王利端、列往世興衰。

徐廣曰、一作壞。

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明禮義統紀二句、總孟荀而言、下絕利端、始專指孟子、列興衰、始專指荀子、孟荀與墨子、

宗旨雖相反、學理則相因也、愚按王氏困學紀聞、方氏補正、梁氏志疑、各有別解、李說較長。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

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

徐廣曰、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

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

如楚以救邯鄲之圍、

正義如、往也、言平原君往楚求救邯鄲之圍。

使其君

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

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列傳魏公子、作信陵君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

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

彊秦。

集解

徐廣曰、詢音遁、詢、火候反、詢、辱也。

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

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

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

其君、俱重於諸侯。

正義以身從物曰徇。

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

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

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集解漢書、無鄒陽二字。

作辭以諷諫、

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

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

斐靡通。

作呂不韋列傳第二

十五。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

客列傳第二十六。

陽。梁玉繩曰。史詮謂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倭倖。滑稽。醫方。日者。龜策。貨殖。雜傳也。以類相從。合在後。此說甚是。

蓋十一傳。當在司馬相如傳後。以儒林。循吏。酷吏。貨殖。刺客。游俠。滑稽。倭倖。醫方。日者。龜策爲次。愚按刺客傳以荆軻爲主。以終六國事也。故其次在呂不韋。李斯間。說在本傳。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

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

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

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

黨之兵。從至彭城。

本西作兩。

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

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

破子羽于垓下。

徐廣曰、隄塘之名也、

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

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

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梁玉繩曰、漢書遷傳、侯下有韓信二字、非也、蓋史公于本朝諸臣以罪誅黜者、例

不稱爵、惟淮陰之死爲冤、故書其降貶之爵而不名、以微見意云、愚按極稱淮陰之功、不及其貶誅之事、史公之意可見、

楚、漢相距鞏洛、而

韓信爲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

本餉作餽、

作韓信盧綰列傳。

第三十三。

張文虎曰、南宋游凌本、韓下有王字、梁玉繩曰、索隱本無王字、震澤本同、則遷傳及諸史記本、有王字者、妄加之也、蓋叛臣削爵、卽盧綰不

稱燕王、可見、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

陽城、韻、

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

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

焉難、韻、

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世家、索隱、單本、漢書、鄴下有滕灌二字、此脫、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

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綱目遷傳誤相下增倉字

結言

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

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縲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

斬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蒯成上音裴其字音從崩邑又音浮

中也梁玉繩曰遷傳成下有侯字非合傳無書侯者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

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

為列臣欒公不劫於執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

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

傳第四十一。

本作晁錯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

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

在鞠躬。君子長者。

論語里仁篇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儀禮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釋文云窮又作躬

群經音辨云鞠躬容謹也

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

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

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

公可謂近之矣。

序緒也言後世皆循其緒莫之能易也

作扁鵲倉公列

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漚王吳。

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

錢大昕曰省訓善言仲以罪

奪王爵而高帝猶善之故又封其子也

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

楓本下有族字作吳

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

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全祖望曰寶田薰蕕相去遠

甚史公喜道人盛衰榮枯之際自寫其不平而不論史法故以灌夫之故強合寶田爲一傳也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

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
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
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
十。

以類相從。當在雜傳之後。此說是小司馬亦云。司馬相如汲鄭不宜在西夷下。大宛、
不合在酷吏游俠之間。又遷傳、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
列傳、第五十二、則今本史記有譌。正義反謂舊本匈奴傳在第五十、非也。說者遂言司馬
相如開西南夷者、故次西南夷後、匈奴傳後、繼以衛霍公孫弘、而全錄主父
偃諫伐匈奴書、史公有深意、竝曲解耳。愚按、後說得之。梁氏以爲曲解、非也。直曲塞、

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
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

侯列傳。第五十二。

侯主父傳、遷傳亦作平津主父、但缺侯字耳。則此脫主父二

字。史證云、太史公、平津傳附主父偃徐樂嚴安
三人、然行事終不相合、主父以下、當別爲一傳。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

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

斬濩、葆守封禺爲臣。

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徐廣曰、甌、今之永寧、是東甌也、

封禺二山、在湖州武康縣之西也、然案年表東越傳云、東越徙處盧江郡而守禺、未詳也。

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漢書、東越作閩越、

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蕃、

葆塞爲外臣。

徐廣曰、真蕃作莫藩、音普寒反、

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

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

本、羣作君、浮

淫、作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慨。

三本、壯作莊、凌稚隆曰、按上文以長孺推之、則壯

當作莊、此鄭當時字也、慨字下疑有闕文、陳仁錫曰、慨下缺乎字、張文虎曰、疑有焉字、與上長孺矜焉對、岡白駒曰、慨、氣節也、

作汲黯列傳。第

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

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

化。讀為先、軌、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

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

第六十三。教人於尼、振人不贍。仁者有乎。

本、乎作采、

不既信、

不倍言、義者有取焉。

徐廣曰、一云、不慨信、

作游俠

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

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

第六十六。作似。當依改。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

觀其大旨。

徐廣曰。循一作總。案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方苞曰。各有俗所用爲句。言日者因其

國俗。各有所用卜筮之法。欲循觀其大旨。故作此傳也。天官書。國殊窟穴。家占物怪。即各有俗所用之謂。

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

楓三本。無各字。愚按各字與下文複。然褚少孫龜策補傳。引太史公傳。亦有各字。索隱本亦

有。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王不同龜。三

四夷各異卜。其書既亡。無以紀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妄皆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

布衣匹夫之人。不

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

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

統作絕。王念

孫曰絕業與末流相對成文。文選李善注引史作絕業。

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

書道下有

既字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

玉版以爲文字如淳曰刻

於是漢興

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

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

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

爲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漢書無於是二字。漢藝文志兵書略權謀家韓信三篇又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上。文張丞相傳序云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 白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蓋姓也古合反。見曹相國世家。

而賈生晁錯明申商

誼傳云誼居河南守吳公門

下吳公與李斯同邑嘗學事焉而漢書藝文志列賈誼五十八篇於儒家傳所謂通諸子百家者邪。鼂錯傳云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藝文志亦列鼂錯三十一篇於法家。梁玉繩曰史公言賈生明申商與晁竝稱似未當。 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

靡不畢集太史公。

太史公三字。愚按楓三本無公字漢書無

太史公仍父子相

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
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此天官。非

周禮冢宰天官。乃謂知天文星歷之事爲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總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爲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陽。通太史公。史遷自謂。索隱引衛宏云。司馬氏史佚之後。臆說不足據。岡白駒曰。纂亦續也。與續通。何焯曰。敘當代文獻足徵。以見述而不作之意。仍推本先世。以終前文之意。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案舊聞有遺失放

逸者。網羅而考論之也。

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

史公

報任安書。敘以言獲罪之由。且云。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欲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比之史文。情事特詳。據此。征和二年任安得罪時。編摩未竣功也。

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

紀。既科條之矣。

陽。王先謙曰。科分條例。大綱已舉也。

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案竝時則年歷差殊亦略言難以明辯故作表也
言本紀世家及諸傳年月差別不同故作十表以明之也

禮樂損益律

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

案兵權即律

書也其曰兵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
梁玉繩曰兵權即律書似複出當衍兵權二字愚按三注合刻本索隱律書也下

無其曰兵三字有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十三字今依單本李笠曰案漢傳云十篇缺有錄無書注張晏謂遷沒後亡兵書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非也劉奉世云兵書即律書今案上文序律書云非兵不强索隱云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强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此注云兵書亡少孫以律書補之是復以兵律歧而為二非僅為少顏所非抑亦前後矛盾矣索隱本即兵書也兵作律無遷沒至補之十三字今上一十有其云兵三字較是然贊云百三十篇索隱亦云兵書亡不補畧述而言兵誤同一一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

案漢書音義曰象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

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
顏云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羣臣尊輔天子也
顏說得之三十輻共一轂老子上經文二十八三十概言

不必拘
 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漢書拂作弼梁玉繩曰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古之制也史以諸侯王為世家王若虛曾譏之今既定公侯傳國曰世家卿士特起曰列傳則當條次不紊編著無遺蓋周時

列邦當先吳魯管蔡衛晉燕鄭乃及陳杞宋越楚齊韓趙魏田氏而以孔子殿焉漢代以外戚居首乃及楚荆燕齊梁五宗三王然後蕭曹張陳周而陳涉附焉此條次也史似不得其序若編著則邾莒竝春秋時次國世系足攷其事迹較詳于曹杞安得云滕薛驪以小弗論耶又吳芮至忠著于令甲五代稱王侯封支庶何獨缺如乎愚按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曰世家卿士特起曰列傳此宋人王安石之語史公未嘗自言之也諸人據之以論史公既失其本末梁氏志疑三十六卷史評中最稱精善而亦襲此誤何也

扶義倣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

已音

紀言扶義倣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者也梁玉繩曰史公自序在七十列傳中索隱本作太史公自序傳各本篇題俱缺傳字愚按漢書錄是序云遷之自敘云爾則班氏所見之本無傳字凡百三十篇梁玉繩曰史通雜說仍班彪之論謂太史公上起黃帝下盡宗周事跡殊略戰國已下始有

可觀其間詳備者唯漢興而已余謂此但議其煩省失宜爾豈知史公變編年之例突起門戶著目曰本紀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史臣相續稱爲正史蓋鑿荒難而遵塗易創始恒不若續撰之精密也班固本其父彪之語譏史公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曾辨之補筆談亦云班固所譏甚不嫌夫史公攷信必于六藝造次必衷仲尼是以孔子儕之世家老子置之列傳尊孔子曰至聖評老子曰隱君子六家指要之論歸重黃老乃司馬談所作非子長之言不然胡以次李耳在管晏下而窮其弊于申韓乎固非先黃老而後六經矣游俠傳首云以武犯禁又云行不軌于正義而稱季次原憲爲獨行君子

蓋見漢初公卿以武力致貴，儒術未重，舉世任俠干禁，歎時政之缺失，使若輩無所取材也。豈退處士而進姦雄者哉？貨殖與平準相表裏，敍海內土俗物產，孟堅地理志所本，且掘冢博戲賣漿，胃脯竝列其中，鄙薄之甚，三代貧富不甚相遠，自井田廢而稼穡輕，貧富懸絕，漢不能挽移，故以諷焉。其感慨處，乃有激言之識者，讀其書，因悲其遇，安得斥爲崇勢利而羞貧賤耶？況孟堅於史公舊文未嘗有所增易，不退處士，不羞賤貧，何以不立逸民傳，又何以仍傳游俠貨殖？此文人之習氣，各自彈射，遞相瘡痍，蹈襲抵牾，目睫不見，所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有拙，晉張輔論漢書三不如史記，有以也。

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

書。

案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也。」亦恐其說未盡。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

也。正史記起黃帝，訖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餘也。後漢書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漢書藝文志春秋略云：太史公百三十篇，注云：十篇有錄無書，隋經籍志史部正史云：史記一百三十篇，注云：目錄一卷，漢中書令司馬遷撰，梁玉繩曰：遷傳同，通考百九十一，引李方叔師友談記作七十萬言，余三番計之，字數都不能合，因今本史記歷經後人增刪，非史公之舊，增者猶可辨，其僞刪者無從得其真，如朱建傳述平原君諫淮南王反事，云：語在黥布語中，而布傳無之，滑稽傳叙淳于髡以隱說齊威王事，云：語在田完家中，而世家無之，皆裁割未盡者，是以晉書張輔傳、西京雜記、史通竝稱史記五十萬字，但舉成數言爾，至於逸文墜句，往往見于他書，如漢書五行志中上中下，屢稱史記，師古謂皆指遷所撰，或未盡然，但志中下引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水經注十

九引之、明言是史記秦本紀、御覽五十九、六十二、引史竝同、又論衡祿命篇、引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此皆漢人所引、得毋被楊終刪之、而世猶有真本在耶、左傳僖五年注、傳說星、孟子離婁疏、西施入市、經典釋文、莊子字子休、及駢拇音義、師曠無目、史通叙事篇之立轉、說文繫傳、杲字注之、反景桑榆、償字注之、代王償、償、今本俱無、他若水經注、後漢書注、文選注、廣韻注、太平御覽、初學記、藝文類聚、通志、氏族略等書、均有引史之語、不能盡錄、而御覽尤多、雖未免舛譌、究難盡沒、豈歷經傳寫、復有損削歟、錢大昕曰、案太史公以官名書、桓譚云、遷著書示東方朔、朔署曰太史公、署之者、書其名也、漢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後漢范升傳、楊終傳、俱稱太史公、無稱史記者、梁玉繩曰、史記之名、當起叔皮父子、觀漢五行志、及後書班彪傳、序略、可見、蓋取古史記之名、以名遷之書、尊之也、愚按正義依玉海四十六注所引補、

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

云藝謂補六藝之闕也、李奇曰、六藝也、案漢書作補闕、此

上讀、漢書同、張文虎曰、索隱本引爲太史公書五字、不連序字、疑當屬下、序字、通行本皆屬句、董份曰、序略句、愚按今本漢書亦作補藝、與下文六經複作補闕、義長、厥協六經

異傳、

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

也、言稽合同、異、折衷取裁、

整齊百家雜語、

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

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本藏之書府、

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顏師古**曰、藏於山者、備亡失

也、其副貳本、**侯後世聖人君子**。**子制春秋**、以侯後聖君子、此語出公羊傳、言夫迺留京師也、

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史公之語、即本於此、索隱本出以侯後聖君子、制春秋以侯

此語出公羊傳、是其證、漢書正作以侯後聖君子、**第七十**。**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

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獄室、有怨言、下獄死、**遷**自維我漢維五帝末流以下、史第七十自序序、王鳴盛曰、今觀景紀、絕不言其短、又遷下獄

室、在天漢三年、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卒在昭帝初、距獲罪被刑、蓋已十餘年矣、何得謂下獄室有怨言、下獄死乎、與情事全不合、皆非是、**太史公曰**、

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

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斬、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

非遷本意也、**案**漢書曰、十篇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傳、斬等列傳也、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

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取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緝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

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之功、何燕鄙也。**陽**中井積德曰、述歷當作歷述、又曰、末段似歇後而意複、無所發明、無所結束、豈下脫數句耶、不然、是一段全屬衍文、何妙之有、漢書亦無此一段、方苞曰、序既終、而復出此十六字、蓋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目、

陽述贊、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游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